芝峯類說

十七之十八

人事 婚娶 生産 壽夭 疾病 死亡 喪葬

祭祀 交際 雜事 姓族 名號 數名 故實

異聞 徵應 技藝 書 畫 方術 雜技

音樂 妓樂 巫覡 外道 仙道 脩養 禪門

芝峯類說卷十七

人事部

昏娶

不娶同姓禮也古者不知其姓則卜之高麗時國王尙娶同姓況士庶乎本朝士大夫家一從禮法尤謹於昏禮而但姓字同而本貫異者謂非同姓不以爲嫌華人笑之云　先王朝余在玉堂因　上教歷代駙馬有同姓與否博考書籍則惟唐昭宗時李茂貞之子尙公主而茂貞本姓宋賜姓李者也此外無之矣

尹孝孫 成廟朝人兒時能屬文其父為議政府錄事清晨往刺相公之門閽人辭以寢不爲通日晚飢困歸家謂其子曰余以不才喫辱至此汝須勤業毋如爾父也孝孫書其刺尾曰相國酣眠日正高門前刺紙已生毛夢中若見周公聖須問當年吐握勞翌朝其父不省又往投刺相公見其詩即引入問曰是伱所題否其父驚惧失措審其字畫乃孝孫筆也乃吐實相公令召孝孫至則穎悟不凡極加奬嘆時相公有少女方擇壻入語夫人曰吾今得佳壻矣夫人不可曰我女豈可與錄事兒

爲婚相公不從竟婚其女孝孫後登科官至判書

生産

周文王有子十人而詩曰則百斯男詩意槩言其衆多而頌祝之辭也齊田常有七十餘男漢中山王勝有子一百二十人皇明慶成王高皇帝孫而有子一百人又史記吐谷渾鮮卑慕容廆之兄有六十子抱朴子云杜子徽有子百四十人

禮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顔氏家訓男生一期爲製新衣洗浴粧飾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并加飲食及珍寶置兒前觀其所取以

驗之宋史曺彬晬日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云晬日周歲也以此觀之習俗之成盖久矣

保嬰集曰凡兒時識悟通敏過人者多夭　余謂古有生而神靈自言其名者果夭乎或言聖人生知異於凡人是則然矣如白居易生七月能識之無字令狐楚五歲能爲辭章安在其爲夭乎

越絶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語其常也如瞽瞍之舜鯀之禹堯之丹朱舜之商均乃或然者也

人始生曰嬰兒三歲曰小兒十歲曰童子十五歲曰

成童十六曰丁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四十曰彊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七十曰耄八十曰耋九十曰黃耇百歲曰期頤又一歲至五歲曰嬰孩七歲以下曰孺子十歲以下曰髫齔十四歲以下曰童丱又女曰嬰男曰兒又云孩繈成骸者孺需人以養者

雜記言男生必伏女生必偃背爲陽腹爲陰溺水而死者亦男伏而女偃按古書稱徐偃王生時正偃云者記其異也

談選云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暑氣多夭寒氣多壽余

謂山屬艮艮爲少男故多男澤屬兌兌爲少女故
多女暑則虛而散故多夭寒則剛而凝故多壽意
盖如此
東方之人多女少男最東則有女國焉中國之人多
男少女北狄亦然云豈天地陰陽之氣有所偏厚
而然耶
古云老人生子無影盖以精不足故也按漢陳留人
年九十梁張元始九十七生兒無影又宋曺泰年
八十五偶少妻生子日中無影而其子年七十方
卒亦有子孫云尤可怪矣昔周武王八十生成王

近世沈政丞守慶年近八十生子如此者比或有
之
稗海曰男子無鬚者謂之天官以陽明之血不足故
鬚不生也又曰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者謂之
天閹般若經所謂五種黄門皆真氣不足所致耳
又漢書宪侯病不能爲人謂不生子也蓋言其不
能行人道也
博物志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又物類相
感志曰士不妻女不夫精氣相感不必交接而生
子也語似不經而世傳戒某之母憂遇良人而生

云豈亦此類歟

我國之人兄弟過十人者甚鮮而見 天朝登科榜目則鴈行至三十餘者比比有之生齒之繁於此可想

星精孕秀者自古多矣蕭何爲昴星精東方朔爲歲星精張良感弧星而生樊噲感狼星而生桓玄感流星而生趙普爲紫微小星蘇軾爲奎星高麗姜邯贊爲文曲星又傳說死爲列星諸葛亮令孫楚韓琦富弼張浚皆以星隕而殁焉

壽夭

虞慱曰人之壽夭各有天命所謂天命者天地父母之元氣父爲天母爲地父精母血盛衰不同故人之壽夭亦異其有生之初受氣之兩盛者得中上之壽受氣之偏盛者得中下之壽受氣之兩衰者能保養僅得下壽不然多夭折云余謂此說亦頗有理然以父母之元氣直謂之天命則與天命之謂性異矣慱物志註甲及寅年生者聖亦由天生亦由父母氣也此言似出佛家以釋迦生於甲寅故爲之說歟

按伊尹卒于沃丁之世壽百有五歲太公卒于康王

之世壽百有十歲太公可謂八十年窮三十年達
矣宛委餘編曰太公壽百三十六歲
説郛云孔子生庚戌二月二十三日甲申乃魯襄公
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史記世家曰孔子庚
戌十一月庚子生與此不同又曰孔子哀公十六
年壬戌四月己丑卒按朱子亦庚戌生壽臧孔子
二歲矣
格致叢書曰召公奭年一百九十餘卒云此其壽過
於文武周公而馬史不之記何也
格致叢書孟子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卒壽八十四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云按孟子見梁惠王在周顯王三十三年距此四十六歲盖是時孟子年三十八而稱叟者以德尊也

自古大臣年最壽者周以上無論已漢張蒼百餘歲蜀漢范長生百三十歲元魏羅結百二十歲宋文彦博九十一至 皇明大臣魏驥九十八劉健九十五王恕九十三其餘八十以上者居多豈以修養之力歟按宋史日本大臣紀武內年三百七歲云亦異矣

唐將軍張萬福年九十卒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

病可謂難矣
洪裕孫 世祖朝人以南陽貢生登進士與金時習
爲友有詩曰生先檀帝戊辰歲眼及箕王號馬韓
聊與永郎遊水府又携春酒滯人間裕孫七十六
娶妻至八十始有子曰志誠志誠亦世其學於萬曆
丁酉年八十爲倭賊所害父子相傳一百六十歲
亦異矣
登第過六十年者頃世惟宋判書純以正德己卯及
第至萬曆己卯春秋八十七矣再設慶遊人謂異
事九十餘方卒今海平府院君尹根壽年二十二

登第至八十無恙亦世所罕也
領議政洪彦弼夫人宋氏乃領議政軼之女也子洪暹亦為領議政夫人享壽九十四卒時洪暹年七十七矣盧蘇齋詩曰三從不出相門闌此事如今始有之又曰一德從三上台貴百年除六老星尊
宰臣年最久者近世有元判府事混年九十四宋判府事贊九十三申同知檄九十四卒婦人則李同知邊母一百三歲卒朴都事善長母今九十八歲又濟州人見在百歲以上十餘人俗謂近老人星故多壽今孟山民有百三十歲大丘民有百十二

歲者江陵安邉盈德伊川人亦多壽號爲壽鄉
蘇東坡曰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言老
人嗜飲食者最老壽之相也此語未必然見數老
人飲食至少而皆享壽云余意老饕食非必多食之
謂毋論食之多少年老而能善喫者爲胃氣尚健
乃壽徵也
按王子晋十七上賔陳伯茂十八卒袁著十九邢居
實二十王寂二十一徐份二十二劉宋二十三王
弼王脩何子朗二十四袁耽二十五禰衡二十六
李賀衛玠王融二十七陸厥崔長謙二十八王勃

李觀二十九阮瞻三十梁昭明三十一顏淵陸績盧詢三十二賈誼范滂三十三陸琰三十四謝瞻三十五謝朓劉琰三十六謝晦謝惠連三十七王珉王儉三十八王濛何景明三十九嵇康歐陽詹四十自古以來才名特達而夭折者何限

胎產方云延月而生者富貴而壽月不足者貧賤而夭按 皇明學士宋濂我朝尹判書國馨俱八月生韓上黨明澮七月生而皆享富貴得年亦多盖有不然者矣

國朝文人才子之享壽貴者盖鮮如忘軒李胄權纓

金駒孫挹翠軒朴誾錦湖林亨秀俱年三十前後死於非命近世荷谷許篈白湖林悌皆年三十八早卒惜哉

疾病

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然則不當生者扁鵲亦不能使起況後世之庸醫乎庸醫下藥非但當生者不能活不當死者且使之死可不慎哉

唐許胤宗曰醫者意也思慮精則得之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古之上醫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今

人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術亦疎矣余謂文
章之妙處其難言有甚於此而或者易言之不亦
疎乎
朱丹溪曰治病之法先去病根然後可用收澁若澣
衣然先去垢膩然後可加粉飾也頃歲有李國衙
者不能通解諸方凡遇人病不問寒熱虛實悉以
補中益氣湯治之時號李補中雖或有效而誤人
亦多矣昔張戴人云養生與攻病本自不同今人
以補劑療病宜乎不效也此言似是
孫思邈曰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臟氣不平張皐曰神

澹泊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
不可餌也又曰借使有疾猶須重慎况無疾乎羅
謙甫曰無病服藥如壁裏添柱王綸曰服藥太多
者謂之傷藥醫家謂用藥如用兵不得已而用之
以禦寇耳可不慎哉壁裏添柱一作壁裏安鼠
小說有却病法略曰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
利害得失皆妄非真一也煩惱見前不能排遣宜
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
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
閒反生慶幸四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常有脩然

自得之趣五也愼風寒節飲食嗇欲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卧惟期自適六也覓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譚七也毋以病爲苦毋以死爲患常令胸次寬平襟期洒落八也余謂此言果能行之不惟却病而已乃養性延年之上藥也

格致叢書曰痘瘡始於漢光武時馬援南征染得虜瘡又本國醫方曰天疱瘡正德年後始自中朝傳染而來中朝亦舊無此疾出自西域云然則病之出於後世者亦多矣近自癸丑甲寅年間有一種時熱証甚酷暴死亡甚衆人謂唐毒疫乃前所未

有之証也醫者以爲獄瘟瘧疾避之他所此時俗不經之甚而按高力士逃瘧功臣閣下又杜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粧此也

續博物志云瘧鬼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瘧按漢景帝病瘧光武曰聞壯士不病瘧今大將軍反病瘧耶其說盖久矣又世說曰君子不病瘧

古人言世有奇疾者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云余見世之有斯疾者夥矣

小說曰有人得腸癢之疾往往對衆失笑吃吃不止

數年方愈此疾殆古人所未有云頃歲柳公祖詡
年七十餘得疾見人輒嚄笑不能止未久卒亦恠
疾也
沈相公守慶年六十餘喪中患痢苦劇百方無效渴
欲飲水而醫者禁之公以為寧死快喫冷水一椀
其證頓愈又一宰相得痢甚思食櫻桃子舉諫止
之乃夜潛就櫻桃樹下恣意摘食其證亦愈又有
一老婦痢極將死有醫者教煑服黃連七兩即差
蓋治疾不可拘常法也
養生書曰漱口水每朝洗眼可夜見字又小說曰早

起嗽口水嚥下久之能治偏墜云斯理不可曉

死之

凡物生則柔死則剛故老子曰堅剛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至於人性柔則有生之道剛則有死之道其理一也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蓋以是夫

孝經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接劉楨詩曰常恐遊岱宗言病危幾死也今謂死者爲遊岱蓋本於此

生者死之始也盛者衰之端也榮者辱之兆也得者

失之因也是故生必有死盛必有衰榮必有辱得必有失此必然之常理而愚智所不免世之昧者每生而不知恥覆盛而不知止貪榮而不知避務得而不知戒何也

康節先生詩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夫生壯老死人之四變也先生生且死於太平而俯仰無愧豈不快活矣乎

蘇子瞻文曰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余謂子瞻非達者夫死歸

也歸則無矣苟至於無則是身亦非我有又與子不足言矣如陶淵明聊乗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方是達者

東坡言劉聰聞嘗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余謂叔世之人好名者蓋寡於富貴則不討死生而求之此又不好名之過也

諺云生時一物不帶来死時一物不帶去達者之言也即此而言一身之外萬事萬物皆非真有而究

其終則一身亦非所自有矣彼老身矻矻以聚諸有而抵死不悟者獨何心哉故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喪葬

記曰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内除外除謂日月已竟而哀不忘内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除出稗史

檀弓曰禫徙月樂按魯人有朝祥暮歌者孔子謂踰月則善也又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余謂孔子既曰踰月則善安有未禫而成笙歌之理是可疑也

古人云人生一世哀樂相半父母妻子是謂天倫相聚奉養死常先後其能不悲者鮮矣萬物終歸於盡釋氏識心見性正欲遣此累耳余謂此言韓昌黎所謂以妄塞悲者也

宋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伊川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開宴置樂先生請罷宴隆慶己巳　明廟禫祭時李栗谷珥爲弘文校理以爲喪制甫畢受賀於情禮未安乃上劄請行慰禮而停賀是伊川意也

朱子曰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出

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其謂飲食如平日則飲酒食肉可知喪制之壞在宋猶然况今世乎

五禮儀 大王喪卒哭後百官玉色團領烏紗帽黑角帶而至 宣祖大王之喪因廷議卒哭後百官仍素服小祥後練服終三年或以素服在身而食肉用刑爲未穩云

前朝時侍中崔承老卒賻布千匹米五百石麥二百石茶二百角乳香二百斤侍中韓彥恭卒賻米五百石麥三百石布一千二百匹茶二百角平章事

崔沆卒賻絹三百匹布五百端米麥各千石云其
賻贈優厚物力之盛非本朝所及也
東閣雜記曰　世宗朝左議政柳廷顯右議政柳寛
之卒皆以白袍烏紗帽黑角帶率百官出金川橋
外幄次舉哀　中廟朝左相申用漑卒欲依禮舉
哀大臣禮官等議以為重難不果行厥後趙靜庵
入對啓曰聞柳寛之卒也　世宗哭聲徹於外至
令聞者莫不竦動前日下教之意甚美而大臣乃
以為無別殿可行其不能將順甚矣云云按自古
人君於臣子之喪有臨弔舉哀之禮而停廢已久

豈非欠典乎

我國舊俗士大夫親喪廬墓終三年然後返魂于室雖衰病者亦然自頃數十年來士子頗尚性理之學喪制一從禮文葬則反哭不復居廬然守制之嚴或不如前日以致不謹之誚者有之可慨也

雜說云郭子儀三十年無緦麻服盖言其人享福耳恐無此理

徐孺子鷄酒奠畢而去不見喪主退溪先生以爲必是知死而不知生故也

退溪先生曰古人至以首腰絰往弔令人雜服以弔

俗之獘也素冠雖不可爲白衣白帶可也按呂氏鄕約吊禮初喪則深衣而往哭吊旣成服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絹爲之

家禮成服條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此指本宗五服而言外族則無降等之文按儀禮喪服篇註䟽異姓無出入降蓋異姓之服視本宗降殺若又降等則無服故也且家禮從父兄弟妻無服而家禮正衡曰從父兄弟妻緦麻五禮儀及攷事撮要服制式四寸兄弟妻緦麻學禮者熟講而行之可矣

新羅文武王患倭侵寇誓死爲龍以護邦國遺命葬
東海水中神文王追慕築臺望之有龍見因名利
見臺此說荒誕固無足信而葬諸海中則史可徵
矣于以見王之本心爲生民也而倭奴之爲我邊
患亦久矣

河斯文應臨酷好東坡詩手寫一帙臨終命以殉葬
東五山天輅平生喜劒常畜二刀及殁戒以同窆
是皆愛物成癖而河之癖於坡詩尤不可知與周
磐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者異矣

日本國俗人死則無貴賤皆燒尸貴人則收灰于金

銀櫃中作室于山以藏之其親死則服三月而除云中國外一從朱文公家禮者惟我國爲然故華人甚稱之余嘗赴京見一儒士其父死未葬而設椅於柩前與客踞坐進酒肉談笑自若中朝喪制之壞亦可知也

祭祀

孝經緯曰社土地之主地濶不可以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穀衆不可以偏祭故稷神以祭也今我國社曰國社以句龍配稷曰國稷以后稷配焉按事始云句龍后稷自商以來祀之

今配之也然則非我國創制也
迄至能祭竈詞曰男兒獻酌女兒避按稗史云祭竈必辟婦人又曰竈神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巳丑日卯時上天行署此日祭得福云中朝人皆祭竈故朱子有祀竈神文載於家禮儀節似當倣而行之

臞仙曰求嗣一事本爲褻瀆宋徽宗伏章求嗣請於上帝帝曰豈可以淫汚之行謟天神但存陰德以合天心可也余謂此言雖涉虛誕實合正理以徽宗之不君而敢肆矯誣其謾天甚矣宜上帝之不

享也

昭格署爲祭星祈醮之所中廟己卯諸賢滿朝三司請罷昭格署伏閤力爭而 上未允臺諫乃以得請爲期不爲退去至於達夜 上雖勉從意益厭之既而諸賢得罪而署竟不罷人謂己卯之禍萌於此事云壬辰兵燹後仍廢不復亦由於 聖明不尚左道之故也

李栗谷在玉堂時 命製摩尼山醮青詞公上劄曰殿下既知其爲左道不敢强使諫官製進而乃命小臣是諫官不可以左道事君而講官猶可以

左道事君此真儒者之言也若非栗谷則其有不
帖然承當者乎

我國文昭殿始於　世宗朝倣漢原廟之義每日兩
時上食一時茶禮饌用素物然　國家經費半於
於此膳夫習狃爲常多有不敬之事至於各陵及
文廟有朔望祭亦幾於黷矣議者多以爲言而未
敢釐革自壬辰變後　宗廟外各陵殿唯行大祭
朔望則焚香而已雖出於草創未遑而庶幾得禮
之正矣

本國五禮儀祭享齋戒之目曰不繼酒不弔喪問疾

不聽樂不預穢惡事而大明會典有曰不飮酒不
與妻妾同處又前朝時私家祭祀齋戒条曰不許
騎馬出入接待賓客違者科罪云云世謂前朝禮
法爲疏略而禁戒如此視我朝尤嚴矣
禮典所謂三日齋盖淸齋二日幷祭日爲三也
古人所謂齊者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
心妄念也今人於忌日以先期茹素爲齊戒而會
客談笑無異平日未知其心果齊而能守其戒乎
若不然則口雖茹素心不茹素也齊戒何爲
東方人遇忌辰設齋於僧寺故俗謂諱日爲僧齋國

朝遇 先王后忌日亦循俗行之至 中廟丙子始罷忌辰齋盖已卯諸賢之所建白也今士大夫家一從禮文而國家忌辰祭猶用素膳疑亦仍舊而然

今俗衙門例有禱祀之所號附君新除官必祭之謂爲祈福盖出於巫覡不經之事也昔魚孝瞻所歷官府其附君之祠悉皆焚毁後官至一品子世謙亦位政丞安在其禱祀乎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盖人之魂氣既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

之類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余按古者祭天地山川亦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一氣用尸以求聚亦一理也儀禮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是也

幽之有鬼神猶明之有人以造化言則屈伸往來翕闢消息無非鬼神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斯言盡矣世有諂鬼事神欲以求福而反受災禍者惑矣聖人有言敬鬼神而遠之敬之則無褻瀆之嫌遠之則無侵犯之患矣

小說曰有貧士夜則露香祈天久不懈忽聞空中人

問汝何所欲士答以但願一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間水濱以終吾身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何以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芝峯子曰天之靳惜清樂甚於爵祿人有捨清福而馳逐於功名者何也夫人視富貴爲神奇天以富貴爲臭腐又何相羡耶噫

交際

按丘瓊山曰長於己三十歲以上父之執友及無服親在父行者及異爵者爲尊者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爲長者少於己十歲以下爲少者少於

已二十歲以下爲幼者又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古之上大夫如今之堂上官也

家禮儀節曰有吉事則賀之如冠子生子預薦及登第進官之類凡慶禮者有贈助之物昏禮雖不賀然以物助其賓客之費亦不可缺有凶事則吊之如喪葬水火之類凡凶事有贈助之儀云今我國於喪有吊賻之禮而慶事則賀之而已罕有贈助之事其於禮制可謂疎略矣

洪容齋曰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張文潜每見親友書無月日便擲於地更不復觀云又先輩言雖尋常書帖必須緘封不然則涉於不敬此可為法也

雜事部

姓族

按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越之後食采於歐山之陽故為歐陽氏趙奢為趙將能馭馬號馬服君子孫因以馬為氏第五倫其先齊諸田徙園陵以次第為氏束晳本踈廣之後避亂去足為束木華端木

賜之後避仇去端爲木葛氏居瑯琊諸縣因稱諸
葛氏嵇康本奚氏易以爲嵇周封高陽之後於邾
子孫去邑而氏朱文彥博本姓敬其曾祖避石敬
塘諱更姓文陶穀本唐彥謙之孫避石晉諱爲陶
真德秀本姓慎避孝宗諱改爲真
說郛云申呂許甫皆四嶽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咨
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之事但經周之言不無
文飾過當處按左傳曰許太岳之胤也又史記註
四嶽盖一人而主四嶽諸侯之事者也此說似是
按召公奭周同姓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成王封其

子爲北燕伯史記謂燕召公奭之所封云者非矣
周之諸女皆稱姬猶宋之子齊之姜以姓稱也史言
高祖居山東好美姬又有戚姬唐姬遂爲妃妾之
號其失實如此

周以前分封先聖王之後至秦郡縣天下遂無餘矣
漢初猶有君長於四裔者南越尉佗與趙同姓東
越閩越與句踐同姓滇國王與楚同姓朝鮮王箕
準殷後也衛滿周後也又按拓跋魏黄帝之後或
曰李陵之後赤連勃勃本姓劉匈奴之後西夏李
繼遷拓跋氏後也稗海作拓跋繼遷拓跋元昊是

也

章淵曰吳興多姓丘有碑列其族黨稱左史丘明之後又曰明爲魯國左史云左史盖魯史官而丘明其姓名也

鮮于氏箕子之裔而以國爲氏權氏新羅之冑而賜姓於麗或言韓氏奇氏出於箕子王氏田氏即王氏之變稱者未可知也高勾麗百濟之後迄無聞焉唐時渤海國王大祚榮史稱高麗人而乃高勾麗之後云

濟州高梁夫三姓皆從穴出今其穴尚存又陽川許

氏本首露王裔後妃姓爲許氏後世至麗初爲孔
巖村主仍籍陽川世傳許氏出於孔巖者謬矣
麗太祖時柳達以車輸餉故賜名車達李棹以舟楫
濟師故賜名棹金幸以羅裔事麗謂其能權故賜
姓權三姓之後遂爲東方盛族我 太祖時有童
豆蘭者本出北青善射從戰有功賜姓李其子孫
世衣冠不絶
麗朝學士雙冀胡宗朝皆宋人而來仕於高麗如延
安李氏清州楊氏豐川任氏南陽洪氏與唐氏房
氏皆自中國出來云昔箕子出封及衛滿東來時

中國人多隨之者其遺裔必衆而今不可知
前朝時浙江人張伯昌以宋朝貴臣與其子舜卑避
亂來接於豐德地今豐德之張即其後也或云有
張卿者胡元時以浙江參議出來又孔紹者隨曾
國大長公主出來今昌原孔氏是也
諺曰車姓人無爲政丞者按櫟翁稗說車若松爲平
章事則此言非矣又稗說有秋適者爲麗時侍郎
今順天及義州有秋氏豈其裔耶
遼東東寧衛皆我國人居之故其人能習我國言語
蓋不忘本也寧遠伯李成梁鐵嶺衛人而世爲名

將其子李提督如松以大將東征肴扳平壤城攻
勳倭賊嘗曰接見自言曰俺先世本貴國人俺出
来時俺父亦教戒之俺何敢不力於貴國事乎其
無隱如此聞李成梁之先本我國江界人云
東方僻姓星州有㞳氏㞳音小盖方言呼牛爲小故
也淳昌有鳶氏鳶音權億切不知其始自出或云
鳶本胡姓㞳或謂東國史有石末天衢者疑石末
二字訛爲㞳字也但宛委餘編複姓有石牛氏疑
即此也且朴氏奇氏禹氏爲東方大姓千氏頓氏
承氏夜氏骨氏公氏邕氏邦氏爲東方僻姓而皆

中國所無也又覆姓中皇甫氏舊顯而今罕南宮氏昔稀而今著西門氏鮮于氏獨孤氏今見在而絕無顯者

唐李守素通世姓之學時號肉譜亦謂人物志頃者鄭判府事崐壽能通族譜於人內外世系無不通貫其疆記如此

名號

史記註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又莊子曰箕子胥餘註胥餘箕子名林希逸口義曰胥餘古之賢人余意以上文孤不偕務光伯夷叔齊觀之則箕子胥

餘似是二人而應劭漢官儀云紂時胥餘爲太師
蓋亦謂箕子耳
扁鵲雷教桐君鬼臾區皆黃帝時醫也春秋時有良
醫姓秦名越人與古扁鵲相類故號扁鵲又家於
盧國因名盧醫此扁字上聲扁舟之扁乃平聲扁
額之扁亦上聲而與此不同俗通作扁非矣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人即子房願從遊者其一
晉黃初平牧羊金華山服松脂成仙易姓爲赤曰
赤松子又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上古時得仙者郭
璞詩左揖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是也唐有張氳亦

號洪崖先生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又王喬漢明帝時爲葉縣
令非一人也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見孟子及
禮記公羊高魯人子夏弟子易牙一名俞兒見莊
子吳葛玄號仙翁晉葛洪其從姪也唐僧一行張
公謹之孫高駢崇文之孫宋潘閬字逍遥太宗時
人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晏叔原殊之子柳
永字耆卿爲屯田員外俱以詞鳴
博物志曰荆軻字次飛有蛟夾船斬其頭而風波靜
除周日用曰荆將軍墓與羊角哀冢隣見其墓碑

將軍名軻次非字也然則與燕荊軻非一人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飛得寶劍斬蛟此以荊爲地名又漢書佽飛射士乃武帝時官名取其捷疾云

昔楚子熊繹熊渠十餘世皆以熊名盖出蠻俗耳高麗太祖三世一名李益齋以爲方言如高麗時權宰子名仁宰是矣今俗小民多踵此習謂宜禁革也

衛有司馬食其而漢有酈食其審食其趙有藺相如而漢有張相如司馬相如盖倣而爲之者也

段成式諾皐記曰東王公諱倪字君明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氏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
按神仙傳西王母姓侯氏與東王公分理二氣云
既是真仙則謂死者妄也
說郛曰許由字仲武見莊子釋彭祖姓籛名鏗見姓
苑高祖兄仲名喜見史記高祖父太公名煓字執
嘉見世記叔孫通名何項伯名纏伏生名勝字子
賤並見漢書註金南窓曰許由之名亦出莊子寓
言唐虞時人豈有字乎
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夏黃公姓崔名廓出高士傳鄭
子真名樸嚴君平名尊鬼谷子姓王名詡計然姓

辛名文子或曰計研老子弟子出前史伯樂姓孫
名陽楚狂接輿姓陸名通師曠字子野出莊子疏
莊周字子休田子方名無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
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文種字子禽范蠡
字少伯徐市亦名徐福字君房文翁名黨字仲翁
出雜書余謂夷齊名字尤不近古可疑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會稽王道
子字道子唐駱賓王郭子儀田承嗣楊燕奇高麗
奇子敖皆以名為字
漢高祖字季項籍字羽枚乘字叔嚴後鮮有一字稱

者按陸務觀筆記錢勰字穆父祖禹字淳交友以其難呼故加父字云又二名一字者鄭當時字莊房玄齡字喬張九齡字壽

漢有兩張禹一成帝時安昌侯一和帝時太傅兩王商一成帝時承相一外戚晉有兩劉毅一武帝時尚書僕射一安帝時豫州刺史討桓玄唐有兩李光進一光弼之弟一光顏之兄皆名將唐宋有兩李綱兩王珪皆名臣

司馬遷史記陳恒作田常蒯徹作蒯通為文帝武帝諱也班固漢書改莊助及莊光姓為嚴以明帝諱

也唐諱虎為武諱民為人如所謂龍武軍及義人為兵者是矣宋人以玄為元以慎為謹亦避諱故也今大明 皇帝皆二名中朝人所不諱而我國則諱之頃年使臣李忠元改以李忠原鄭經世改以鄭經洗似為無理或謂不必避諱而難於更改云

漢楮先生名少孫元成間人晉祖逖字士雅本傳作士穉是顧愷之字長康少字虎頭或云為虎頭將軍王鎮惡猛之孫以五月五日生故名唐袁天綱字客師一云客師天綱之子李百藥少時多病故

名李白母夢長庚星故字太白張旟夢鷟文大鳥
故名鷟呂洞賓名嵒四月生而爲仙故號純陽眞
人宋范祖禹鎮之孫母夢鄧禹而生故名岳飛生時
有大鳥飛鳴屋上故名而字曰鵬舉陸游字務觀
母夢秦少游而生故名而字之云
王莽時禁二名故後漢循襲考諸史傳惟梁不疑費
長房薊子訓外無複名者至晉始有之按公羊傳
譏二名非禮也蓋古人固以一名爲尚耳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禎之三世名同古未有也司
馬遷父名談故史記改趙談爲趙譚亦曰同子參

諱父名泰故漢書郭泰改作太然吳呂岱傳張承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名也其不諱君名何歟

古人以字行者在唐時最多封德彝名倫尉遲敬德名恭蘇定方名烈郭元振名震薛元超名振如此者多矣如以劉淵為劉元海石虎為石季龍戴淵為戴若思韓擒虎為韓擒虞世基為虞基虞世南為虞南為避諱也

將帥同名者黥布呂布項羽關羽衛青狄青張飛岳飛雄勇亦畧相同而俱不得其死唯衛狄以功名終

按陳簡齋字去非名與義張文潛名耒唐子西名庚馬子才名存韓子蒼名駒陸放翁名游字務觀范石湖名成大字至能嚴滄浪名羽字儀或曰字儀卿辛稼軒名棄疾字幼安周邦彥字美成元遺山名好問金末人此皆以號以字行者也

按婦人有一名者蔡琰薛濤崔徽有連名者鶯鶯好好簡簡盼盼紅紅翠翠卿卿小小真真英英端端盈盈瓊瓊惜惜翹翹憐憐舉舉灼灼娉娉皆著名者也

古人以鍾子期為鍾期伍子胥為伍胥魯仲連為魯

連東方朔爲方朔司馬長卿爲馬卿楊得意爲楊意楊子雲爲楊雲嚴子陵爲嚴陵潘安仁爲潘仁吳隱之爲吳隱明人又以東方朔爲東朔王子猷爲王猷此類多矣

古者人主之於臣多稱君亦有稱公稱先生者如漢高稱四皓爲公武帝稱嚴安等爲公燕昭王稱郭隗爲先生是也今按　大明皇帝謂閣老爲先生盖先生者尊師之稱豈以閣老兼師傅之任故歟

凡稱公者五等之首爵而古人或以齒德尊之如曰南公三老董公東園公夏黃公吳公于公之類是

也生者學者之稱如曰侯生盧生安期生韓生穆
生曺丘生之類是也
馬史指斥天子曰上武帝則曰今上乃知今上之稱
肇於此也又凡言天子爲陛下諸侯王爲殿下世
子爲邸下大臣爲閤下將臣爲麾下幕下使者爲
節下臺下同輩相稱爲足下盖秦漢以来始有此
稱
古人之有號者鮮矣皇甫謐號玄晏先生陶元亮號
五柳先生此外如李翰林杜工部韓昌黎柳柳州
亦只以官爵稱之至宋歐蘇以下始有别號今中

朝人最尚之非但學士大夫至與人賈竪皆以號相稱號考搢紳便覽則吏目教諭等負俱書別號而我國則雖名公巨卿非有文章道德人不肯以號稱之亦見其褊矣

或言古人名姓以次第稱呼如李杜韓柳蘇黃自有優劣矣余謂李膺杜密固有優劣而李白杜甫則詩才足以相並且如班馬鍾王之稱亦多不必皆有次第唯取語順如何耳

宋景文筆記曰今人誤以鮀鮐為鮀胎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鮀鮐按小說唐武后時讀鮐以胎名

之云李商隱詩肥煎鮀照葵從本名也

唐時郭子儀爲中書令故稱郭令公乃尊稱之辭我國以銀臺爲中書故呼承旨爲令公而通政以上通稱令公自十許年來不曰令公而曰令鑑至於書詞亦用之殊無意謂抑可見習俗之變矣

唐薛能爲都官郎中李頻爲都官員外皆一時騷雅宗師後鄭谷爲都官郎中作詩自賀因稱鄭都官宋梅聖俞晩年亦爲都官故稱梅都官云

陸務觀筆記云俗謂父曰老子一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爲父也如宗爺岳爺是也今中朝稱

尊貴曰老爺我國亦稱宰相為阿父
生名死諱載諸禮經而今人稱生者名曰諱蓋襲謬
而然古人以為不祥
李齊賢曰新羅時其君稱麻立干其臣稱阿干至於
鄉里之人例以干連其名而呼之蓋相尊之辭也
余按我國方言干音汗如謂種蔬者為園頭干漁
採者為漁夫干造泡者為豆腐干之類大抵方言
以大者為汗故謂天為汗亦此也
韻府群玉曰唐進士有團司所由數十人又裴度與
所由耳語又張平子請令所由云云註所由即今

保正所由之稱蓋久矣今謂憲府羅將為所由未知所以也

按扶老杖名亦鳥名晨風鸇名亦馬名屠蘇屋名亦冠名酒名飛燕女名亦馬名王母仙名亦鳥名彭越人名亦蟹名忽雷琵琶名亦馬名子路仲由字亦熊名王孫人姓亦猴名飛廉人名亦館名又神禽也細腰蜂名亦棗名又美女也

數名

按跬一舉足也倍跬為步四尺為仞倍仞為尋倍尋為常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倍丈為端倍端為兩倍

两爲疋又一手盛爲溢兩手爲掬掬四爲豆豆四爲區區四爲釜釜二有半爲藪藪二有半爲缶缶二爲鍾鍾二爲秉又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兩有半爲捷倍捷爲舉倍舉爲鋝鋝六兩也二鋝四兩爲斤斤十爲衡衡有半爲秤秤二爲鈞秤即十五斤鈞三十斤也鈞四爲石石四爲鼓

按十黍曰絫六十四黍曰圭四圭曰撮千二百黍曰龠十龠曰合十合曰升十升曰斗十斗曰斛或云十撮爲抄十抄爲勺十勺爲合今俗以龠作夕似

無理盖勺字之誤也
本草言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又云四刀圭為一撮十撮為一勺按道書云刀圭者刀頭圭角些子而已又云刀者水中金也圭者戊己真土也僞戊土化真液降于黄庭故曰自飲刀圭其義不同
十百曰千十千曰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十京曰秭十秭曰垓十垓曰補盖京兆尹之稱亦以人衆而言也又筆談云筭家以萬萬為億萬萬億為兆萬萬兆為垓宛委餘編云後漢供南單于一億九十餘萬然則一億為一萬萬也韻會曰十

萬曰億古數也蔡時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云

沈括筆談曰鈞石之石五權之名漢志曰四鈞爲石重百二十斤又十斗爲石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鈞石牽之如齊宣王好射三石之弓是也又曰漢之一斛是今之二斗七升信斯言也漢時二千石祿亦無甚多矣

胡氏曰芒忽毫釐至不可槩註芒一作笀十笀爲眇十眇爲塵十塵爲徵十徵爲忽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釐如所謂毫忽徵塵眇笀云者蓋以此

也或曰十纖為微十沙為纖云云
宣室志曰劉隨得古劒長二尺四寸盖古以八寸為
尺乃古三尺云然則古之十尺乃今八尺本草蒙
筌曰古之分两與今不同一两即今之六錢半三
两即今之一两云 按劉隨唐時人也
凡數人以口禽獸以首魚以尾筆為枚為枝墨為丸
為笏紙為幅為番硯為面帯為腰衣為領且中朝
麵肉柴炭皆以斤稱而我國則麵以斗肉以塊柴
以束炭以石輕重多少亦不的矣又漢語以牛馬
為頭口

故實

大明文皇帝廟號太宗後改諡成祖而萬曆癸酉年間本國咨奏以太宗文皇帝爲辭禮部移咨責之曰事屬不恪後勿如是頃日文書中又不察稱以太宗既査對啓下後寫字官景容能識典故即請改之盖攷事撮要稱太宗文皇帝故仍襲其謬而用之耳

陳理之裔散居湖西内浦余在洪州時有陳鶴孫者家藏 高皇帝聖旨墨迹如新首書吳王令旨封陳理爲歸德侯者龍鳳某年某月日云云盖 大

明高皇帝爲吳王時所封而其曰龍鳳云者乃宋韓林兒建國年號按是時用其年號及林兒旣沮始稱吳元年又登帝位而後建號洪武云

歲貢金銀 世宗朝始得准免而按 世宗朝進馬一萬匹者再五千匹者又再今則歲貢五十匹亦僅充數或至闕種可見國初物力完盛非今日之所能及也

中朝朝天使接宴時天使揷花而 主上忘未揷花天使問國王何不揷花倉卒無以對譯官李和宗以 主上意辭曰花應着上老人頭故未敢即戴

耳天使大喜

明廟朝承旨慶渾年紀頗衰有所遺忘 上以銀臺不用老殘人爲題令儒臣等製進盖指渾也柳承旨承善詩結句曰只憐筋力隨年減非喜鶯肩厭舊人 上喜而賞之特陞慶渾嘉善甚盛事也

自高麗時最重翰林人望之不啻若登瀛洲觀於翰林别曲可想所謂翰林宴至我朝濫觴尤甚近世乃以古風爲無謂四館舊規廢削殆盡遂至埋沒噫古風亡而紀綱夷矣雖欲復古得乎

承文院在平時文書監進日有宣醞舊有紀事詩曰

監進文書後提調各散四乾獐一口割宣醞兩尊開呼大先生飲請諸僚長來高靈鍾上下不覺至山頹高靈鍾乃院中古罌容酒七八升相傳申高靈叔舟所飲或起高靈地所產云嗚呼故事今不復見矣

俞灊溪乞養爲山陰縣監拙於吏治尋常文簿不能裁斷有一民呈狀久無決語乃訴之曰決給非敢望惟欲還推本狀而去灊溪無以答通引在旁謂曰出官日所呈尚未決汝呈狀纔五日何遽爲言可謂過甚灊溪喜其捷對曰此通引眞英邁矣嶺

南方伯拜辭 成廟引見曰予故人俞好仁見任山陰縣監卿其斗頓方伯不奉旨竟以不恤民隱哦詩不輟罷黜云 祖宗朝好氣像於此可見

萬曆丙午文廟有壁書之變列書時宰官宮人姓名并及交通濁亂之事極其兇慘即行慰安祭于文廟三省推鞫館官高敬吾以下書吏典僕被訊死者甚衆竟不得端緒儒生連逮者亦四五人上以儒生一不可刑訊並命放釋好生之德可謂至矣

儒先録云一蠹先生謫鍾城初定庭燎夫每使臣入公館先生輒執炬火之後其恭令則竄謫之人只

任便閑住而已雖徒年定屬亦無應役之事頃世
隹趙斯文憲謫配驛站遇使臣行過必具羽笠前
導使臣止之而不聽聞中朝則雖大臣有罪皆配
邊遠躬執戍役云其着實如此
國朝以事大爲重故堂下文官稱隷習官悉屬槐院
每朔二日副提調會坐勸課吏文則有旬製白日
場漢語則有別抄又有廷試殿講以之賞罰近来
解弛提調會坐日或有稱病不来者極爲寒心按
中朝學士李東陽教庶吉士至院閲簿悉註病暇
而去乃賦一絶曰西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

厯餘竊食太官無寸補綠陰亭上勘醫書噫天下事玩愒若此豈惟我國然哉

先王朝壬申年朴謹元爲都承旨以親耕時賞加陞品大司憲朴應男與謹元相切而廣坐中謂謹元曰不宜以此有賞典即請改正允之癸酉年先君爲都承旨以　仁聖王后侍藥之勞內醫提調及醫官並賞加兩司請改正過累朔後只醫官允之兩司停啓而新授正言李濟臣以停論爲非啓遞兩司訖六朔始停啓今則賞典太濫而臺官罕有糾正雖或論啓旋即停止與故事異矣

祖宗朝臺諫雖被推不遞司憲府推考則下司諫院今則憲推必遞未知始於何時而以微細事輒即引嫌見遞故為臺諫者雖欲不避近於無恥未免從衆已成難矯之弊矣

祖宗朝大小公事凡官必親啓於榻前而中世以來此規遂廢凡啓辭以言語傳于承旨則注書以文字書啓其後乃用草記鋪張文字略如疏劄之為今政院日記書曰某承旨以某司某官言啓曰云云蓋存舊規也

在前秘密公事政院不得開視 明廟朝黃海道大

賊林臣正使其黨持一道文書有若上變者然承旨不察而啓之　上怒褫承旨自後政院於秘密事皆得先折後啓而今上疏皮封題曰上前開折乃故例也

祖宗朝守陵官與赴京使臣或以武官差定中世以來非文官則不得爲且在前守陵官必以從二品中無老親者爲之及　宣祖大王之袁具義蒯爲守陵官而臺論請遞以親功臣除授故朴東亮以正二品代之未朞歲遭毋喪許令奔喪成服即還齋所亦特恩也

凡爲同僚有兄弟之義古人重之舊有分軸如今詩軸之制只記姓名而已中間遂作障子猶謂契軸盖亦有存羊之意焉近時乃以綃綃爲屛彩畫山水濫觴甚矣至於臺評禁斷而不止極是無謂然其契好之義漸不如古何也

凡經筵進讀玉堂上番爲之例也 先王朝周愽爲校理褰鈍不能作聲臨講乃請以下番代之下番修撰李忠元出於倉卒殆不成句讀時以爲笑大抵論思之官必須先期熟讀以待不時顧問可矣

玉堂上下番必面看交替故 先朝時朴公啓賢在

直李公復民約以早替而不至闕門將削朴公於西門内待之良久李公始緩緩而來朴公憤而責之李公未及下馬謂朴公曰如此則吾當還耳即馳去朴公終不得出云故事然矣近來玉堂之官任意徑出或至經日闕直 命招不進乃世道之變也

安僉知宗道鄭僉知復始以同年及第入槐院鄭坐次於安下檢責甚嚴鄭苦之作詩曰荊江波暖訥魚肥槐院春深白日遲無可奈何安正字不如歸去鄭權知蓋鄭家在荊江云

司憲府司諫院謂之兩司自前兩司官通為相避在下者遆例也至辛亥年間柳希奮為大司諫與都憲相避引嫌而司諫蔡慶先以兩司通避非法典所載啓請出仕遂成謬例議者非之

承文院提調必極選當世文望之人以授之萬曆丙戌年間余初仕本院其時都提調盧守慎鄭惟吉柳坱提調李山海鄭琢柳成龍李陽元黃廷彧尹卓然尹毅中副提調權擘丁胤福李誠中也雖以崔岦之文才壬辰亂後始除提調而竟亦辭遆洪汝諄用事之時亦不得為提調至於副提調號為

一公事提調例不過三四負而近年副提調多至十餘負又在前提調為承旨則減下提調而近年以承旨兼差非故事也

在前三司之官不為投謁於三公蓋所以自重而亦以重躰貌也李浚慶為相時副提學沈義謙往拜浚慶浚慶辭曰副學為何事來乎義謙曰以歲時故来謁耳浚慶曰三司長官來見三公則人必聞而駭之後勿来見云前輩風采槩可見矣

文官勸課之規在平時有文臣庭試有月課庭試有吏文庭試有漢語殿講有專經殿講有試射有蒙

文有朔書有凴字其規不一而各有賞罰俱載於
法典自變後庭試殿講課試並廢而不舉矣
平時槐院在景福宮光化門內有藏書閣極高峻藏
置天朝誥勅諸書備三員開閣凡新官被揀者題
名于閣下仍行大宴謂之題名宴其自本院爲翰
注者謂之面飛以槐院在東故也尹參判仁涵爲
正字時有詩曰登科三載後猶不免曹司毋受無
端責雖堪有口飢云云乃記實也
諫院衙門最號淸寒以豹皮一張轉貸於諸司以爲
供用之資故世謂司諫院豹皮又新官相會日例

用鵝卵杯行酒乃故事而未知何據也

闕內直宿將士自古以寅申巳亥日相替而衛將則分東西南北四所前期受點入直故余贈衛將詩曰南北東西分四所寅申巳亥直三宵乃記實也

成均館正錄廳自古以來上直官每記時政之大者名曰玄丹藏之櫃中封閉出納未知始於何時自變後廢矣

法典堂上官致仕者及堂上官妻年七十以上者月致酒肉在平時行之不替而亂後無此例殊為欠典爾

古者左佩金燧右佩木燧以取火晴則用金陰則用木所謂木燧其制不可考金燧即今之火金也在昔遼東一路空曠無人烟赴京使臣率多露宿故必賫火金以為行路炊爨之用朴思庵送人赴京詩曰夜歇鄭火宿寒沙是也今則東八站等處商閻亦櫛比火金無所用而外方路費以火金備送蓋遵舊事也

監察乃古殿中侍御史之職故俗謂殿中若本府不坐之日則城上所會諸殿中於某處分臺而罷謂之茶時言其啜茶而罷也 祖宗朝臣僚有好濫

貪汚者則諸殿中乘夜投於其家近處數其罪
惡書之白板掛于門上以荊棘塞其門牢封着署
而去其人遂廢錮於世蓋此事之廢久矣
監察糾檢百僚故在前務從朴素着土紅團領撲馬
破韉以行　明廟末年始許改其服色舊風遂變
云
祖宗朝六曹直宿郎官乘月携娼會于光化門外路
上終夜談飮薇垣之官亦以曲會爲事或携妓直
宿天將曉則掌務吏高聲請謁于窓外欲令早出
其妓也及世道旣变薇垣直夜掌務吏猶必請謁

遵古事也然今則直宿亦廢矣
守令邊將拜辭日政院以傳敎之意言送例也壬辰
亂後此規久廢至甲午年余爲承旨時院中復議
古事令余略搆若干文字言送乃出於一時草創
而至今遵行無一字增減可笑
高麗時郎將等不授臨民之官而我 祖宗朝武弁
亦不許內地守令 中廟中年以後權奸柄政多
以親厚武官除授非故事云
邊鎭開門時必連呼孺兒然後下鑰古也世傳昔有
將名孺兒者出戰未及門而死人哀之每當開門

公呼其名蓋出於招魂之義云

異聞

趙翼作文山傳曰文山死之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如此連日宮中秉燭而行群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悔之贈職書神主設壇以祀忽狂飈捲其神主於雲霄中云云噫怪矣豈公之正氣未洩而然歟抑天地之怒氣為之歟

王守仁嘗至一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寺僧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開視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皃黯類已壁間有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

原是閑門人精灵剥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
此事出小説諸書覩房琯事尤異矣
崇義殿在麻田江岸王太祖仕弓裔時自松京往来
憇息之所盖因太祖故宅而殿之祭高麗太祖顯
宗文宗于此昔有人偷割祭肉而去其夜祭官夢
三王列坐殿上怒曳偷肉者斬之翌朝按其人即
首服抵罪又有竊負殿内帷帳器用而出者未及
門四肢如縛不能移一步遂就捕以故邑吏肅敬
将事不敢少懈云
盧斯文某爲御史到衿川大雨水漲有一柩漂出見

柩面刻曰丘陵千載後此地化為川更逢盧御史發入碧山前盧異之即瘞于小山下問其地名土人言此名波羅山也波羅山乃俗音碧山吁可怪哉

趙生完璧者晉州士人也弱冠遇丁酉倭變被擄入日本隨商倭三往安南國安南去日本海路三萬七千里自日本薩摩州開洋海水西高東下晝夜行五六十日抵安南興元縣其地甚煖水田耕種無時三月間有始耕者有將熟者有方穫者乘則每年治田種之以飼蠶有木花樹高大花大如芍

藥人上樹摘取果則橘荔子外無他果饋以乾柹則不識之常喫櫝栁渴則啖藨草其人多壽有老人年百二十髮白而復黃盖所謂黃耇者也後十餘年完璧得還本土其老毋及妻俱無恙人以為異事

興陽海邉巖石上有老父坐睡人就見之傍置一杖杖頭掛小瓢子其人取玩之際老父驚覺遽取而入水疑老父是神龍變化而不知瓢子為何物也

永川民有以捕魚為業者腰繩入水用繩貫魚腮輒聯數十而出每入無虛手人以為神一日入深潭

不出俄而鮮血浮出水面衆怪之良久還出則自腰以下盡被齧破血肉淋漓殆無完膚氣息垂絶矣乃言初入水中遇鯉魚群聚追逐之至一處如門鯉皆投入一無所得即隨之以入則其中明朗為一世界隱然有樓閣之狀但庭除水深尺許巨魚十百為群爭相騰躍齧其肌肉不堪痛楚吁呼祈死有白髮老翁坐廳上大笑曰爾知爾罪乎可縱之使去仰見其門忽然開豁乃聳身以出其人因病數月僅不死去盖是子能以計取魚而卒以取困報應之理然矣其所見之地豈非非龍宮水府

者耶

莊子曰惟虫能天蓋人與物同得乎天而物之機巧人反有不可及者如蚕之作繭蜘蛛之結網蜂之釀蜜燕之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祝子是已嘗聞養蜜蜂者見異蜂飛入其窠不知為蜂王也謂蜂之異類欲害蜜蜂殺之後數日衆蜂團聚一處而死此尤異矣或謂人之所為傳而不專故於所當為不能致其至物性偏塞所知不過飲食利害故其性之開明處則能不失天命之原噫人之不及此蜂者多矣

徵應

漢書靈帝好胡餅胡服胡舞作胡箜篌乃董卓擁胡兵破京師之驗云然則唐明皇好羯鼓亦祿山倡亂之兆歟

吳孫皓時刁玄詐增讖書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吳主信之云云夫黃旗紫蓋非詐也自晉南渡至梁陳都江左數百年殆其應也

嘉靖皇帝以藩王入承大統時大學士毛澄迎駕至糞城過橋橋毀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壯元來毛乃壯元云

國初享祀樂章及京城內外坊名皆鄭道傳撰定而道傳在壽進坊被誅人以為讖蓋進與盡同音故也今改稱壽重坊焉

昔有童謠曰金車金車水底歸歟時有宰相金輪者水原人金車謂金輪水底謂水原歸歟可以歸也輪不悟竟被禍

壬辰變初人有以焦氏易林卜得訟卦云文巧俗敝將逐大質僵尸如麻血流漂櫓皆知其毋不知其父干戈乃止蓋是時男丁死亡殆盡有兒長而不識父面者或女子為唐兵所污有生兒而不知父

姓者其應驗如此

權韠落拓不赴舉以作詩指斥時事被訊遠竄出慈青門外人饋以酒韠飲醉翌日逝撤主人家門扉為尸牀其門扉上有題曰正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權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時三月之晦主家墻外桃花半落且以勸作權尤似巧合豈非前定乎

萬曆乙卯二月日食奎分趙振言當失文章之士矣未幾車天輅歿人以為其應李月沙挽詩曰清臺曾報蝕文星是也按天文類抄曰奎文星日月食

有凶唐史張說將薨月蝕東壁趙振之言盖以此
也昔奎星報異而李奎報以達今奎躔示災而卑
復元以後豈亦天意歟

順天倭橋爲第一形勝之地而其稱傳自古昔且無
橋而曰橋殊無意謂或疑橋與甚臺俗音相近以臺
爲橋乃語訛而然萬曆丁酉年間倭賊屯據其地
累石築基臺至今仍存豈亦所謂讖耶

技藝部

書

說郛曰包犧氏始作龍書炎帝因嘉禾八穗作穗書黃帝史蒼頡寫鳥跡爲跡篆顓頊作蝌蚪書殷時務光作倒薤篆周宣王史籒作大篆李斯作小篆王次仲作八分書程邈作隸書皆秦始皇時人漢杜伯度作章草蔡邕作飛帛書見門吏飛帛因成字故云

酉陽襍俎曰書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皇破冢書

金鵲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制書日書月書風書虫食葉書楷書鍾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虫篆鳥篆鼠篆兔書草書狼書犬書鷄書震書行押書景書等四十五種又曰名奏用虎爪為不可學以防詐偽謝章詔板用蚋脚書節信用偽書朝賀及昏姻用填書云盖衆體之中行用于世者特一二焉耳

王弇州論書法曰漢法方而瘦勁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廣而肥媚而緩少骨而多態又論唐人書曰遒勁有格非宋可到盖宋則又下於唐矣

衛夫人曰學書者執筆為先真書者一寸二分行草者去筆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按晉衛夫人字茂猗工隸書王右軍師之

王世貞評古今書法有李斯蔡邕張伯英梁鵠鍾繇王羲之獻之唐太宗玄宗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歐陽通李邕孫虔禮徐浩懷素張旭王縉顏真卿李陽冰柳公權宋真宗徽宗蔡襄蘇子瞻黃魯直蔡卞米芾趙子昂虞集雪菴此特就表著者而言

王世貞曰懷素帖有一總帥以八百金購之云懷素

一帖而價至八百可見中朝人好事之甚也若鍾
王真蹟則其價又當如何

岐陽石鼓今在 皇朝國子監余嘗赴京時見之字
畫漫滅其可辨者纔數十字所謂衆星錯落僅名
斗者也其中一箇鑿而為臼形様更奇

薊州獨樂寺扁額乃李白手書筆勢翩翩至今猶有
生氣所謂筆落驚風雨者也

按說郛王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古之人於藝皆夙
成蓋天得也本朝安平大君瑢早賓今傳于世者
亦少時筆耳

書法多係世業王羲之獻之歐陽詢歐陽通父子我
東則李岩李嵓金希壽金魯父子皆善書盖出於
血氣故耳
宣祖大王於經筵問雪菴何如人左右對曰僧也副
提學申湛進曰乃李溥光也時人善其該博然不
知其為僧按王世貞有言元僧溥光書風骨遒勁
而超洒不是盖僧而溥光名雪菴號者也金南窓
曰雪菴初為僧趙松雪見其所書酒牓勸令還俗
且薦於朝而官之以溥光為名云
我東方以書名者新羅時金生高麗時姚克一文公

裕文克謙李岳僧坦然靈業我朝安平大君瑢姜希顏成任黃耆老其尤也金南窓玄成工於書法嘗言東方人筆蹟比他技最善不减於中朝云

韓石峯濩嘗夢王右軍授以所書由是以書名世赴京時於豊潤人家寫李翰林一詩于素壁計年已二紀而墨氣如新盖爲華人所重故愛護之如此

楊蓬萊士彦善作大字嘗在襄陽別業寫一飛字屬其子曰吾之精力盡在於此爾其護惜乃藏于寢室一日有風從海上來飄揚其紙騰空而去不知所之後審其時日乃蓬萊去世日也其事怪矣

石林燕語云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觀此則今之押署盖始於唐矣按漢書陳蕃不肯平署韓文淡筆署著惟謹此署者盖今所謂着名也

我國諺書字樣全倣梵字始於　世宗朝設局撰出而制字之巧實自睿筭云夫諺書出而萬方語音無不可通者所謂非聖人不能也

畫

按弇州稿曰古今聖賢圖像九百二、八唐文皇虬鬚

遼喙天下稱為髭聖今虬而不髯明皇目細而長今作巨目梁武晚節一短瘦老公而今狀偉甚隋文以魁異驚世而今特細瘦文中子髯下垂至腹今微髭而短矣云此即今世所傳歷代君臣圖像也夫肖古人之貌於千載之下其失真如此況欲求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安能得其真乎

陳后山曰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三往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猶不是以知之世之人强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疎乎

余謂畫猶如此況文章之工妙其難知又甚於畫
者乎
王維雪中芭蕉圖僧惠洪譏之曰雪裏芭蕉失寒暑
或者以嶺外冬大雪芭蕉自若用此為證然雜説
曰王維畫多不拘四時以桃李芙蓉同畫盖任情
信筆而然
王右丞文章與畫皆妙絶有詩曰夙世謬詞客前身
應畫師盖尤以畫自負也
詩話曰宋太宗朝李煜獻畫牛畫則齧草夜則歸卧
莫曉其理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

淚和色着物畫見夜隱沃焦山石磨色染物畫隱夜見云此語亦幻矣

對馬島平義智有宋徽宗所畫角鷹障子題曰御筆淋漓寫决鷹見金精作眼玉壐為衣剛翮似劍利爪如錐何當解索萬里高飛恭承寵命謹作讚辭宣和殿學士蔡攸讚云出金鸚峯海槎錄夫徽宗距今五六百年其筆跡无恙流傳東海萬里外亦可重也但蔡攸之文為汚漫甚矣

小說宋徽宗名試畫工以竹鎖橋邊賣酒家為題人皆向酒家上着工夫唯一善畫者但於橋頭竹外

掛一酒帘遂中魁選云頃世禮曾試畫師以稚子候門為題有一拯畫者寫茅屋傾欹衆笑之不得已為一木撐柱之狀考官以為甚稱於淵明乃得高品時謂偶中焉

按畫譜六朝時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顧野王唐閻立德閻立本吳道玄鄭虔李思訓李昭道王維韓幹戴嵩五代關仝黃筌宋仁宗高宗李公麟郭忠恕范寬李成郭熙趙昌蘇軾米芾趙伯駒僧巨然米友仁劉松年馬遠馬麟元趙孟頫管夫人柯九思黃公望倪瓚方方壺皇明戴進夏昶林良杜堇

文徵明莫雲卿餘不可悉記如唐周昉宋徽宗文與可尤蘷蘷等不入於譜中何也管夫人按李齊賢詩註趙孟頫夫人管氏亦工書云蓋此也

新羅眞興王時有率居者畫老松於皇龍寺壁鳥雀往往飛入云蓋其畫入神豈獨書有金生哉然其名不顯於後世惜矣或言率居乃僧名

我東方以善畫名者蓋罕前朝恭愍王書畫皆入妙本朝有顧仁者自中國出來善畫人物安堅山水崔涇人物亦一時齊名姜希顔山水人物俱妙品厥後申世霖石敬李上佐李不害李興孝鶴林正

慶衢竹林守喜衢並有名而金禔最高妙今見在者石陽正霆之竹魚夢龍之梅亦以一技擅名於世

稗史曰唐無名人物畫至多要皆望而知為唐人別有一種氣象非宋人所可比也余謂非獨畫也於詩亦然前輩所云望其題目亦知為唐者此也

顧愷之癡而聖於畫張旭顛而聖於書二人之能聖以其神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是矣

王弇州曰畫力可五百年書力可八百年唯於文章更萬古而長新以此觀之文章之傳後勝於書畫

矣李奎報題畫詩云畫難人人畜詩可處處布見詩如見畫亦足傳萬古是也

梅花開必倒垂故杜詩曰江頭一樹垂垂發驗之良是頃年楊經理見魚夢龍畫梅以爲畫格甚善而但無倒垂之狀爲誤云今畫者能識此法者盖鮮矣

崔簡易識古畫曰冠帽有簷而任者以背認爲元時云觀此則我國之人着笠者盖始於元矣今世所畫人物無網巾其衣服制度與今殊異盖摸倣古畫而爲之夫任在背曰負在首曰戴出於經傳而

今中朝男女皆擔以肩絶無負戴之者豈習俗亦與古不同歟

崔簡易題畫曰語者不形於口而形於指聽者不形於耳而形於拱妙矣

羅斯文級家藏石敬墨竹一幅畫品甚奇李容齋題詩曰石生筆有神信手寫生竹凜凜千畝姿寄此一枝足風人美君子取譬淇園綠對之至歲寒可使食無肉其詩與畫足稱雙絶矣

方術

解鳥語者古有叅仲而漢有魏尚楊宣晉有管輅解

獸言者古有葛盧而漢有翁偉晉有李南厥後無傳焉按周禮夷隷掌鳥言貉隷掌獸言盖古制如此

容齋隨筆曰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漢安帝太子病避幸乳母王聖舍邴吉以爲聖舍新繕脩犯土禁不可以御其說久矣

邵康節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盖以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成兆故也

晉書云舊說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彼宅之右何得俱

忌於東孫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此說亦有理

宋林昉曰推命之術古無有也唐李虛中始以十母配十二子相生相剋術之所由生也按李虛中事韓昌黎誌之甚詳以此觀之唯卜筮望氣相法最古如徐子平紫微斗數星曜等書亦皆出於後世矣

稗史言蔡元定能通術數喜地理學每與鄉人卜葬改窆及貶人為詩曰掘盡人家好隴丘寃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近時士大夫爭尚風水至有無故遷改舊塋以求福利

而反受灾禍者宜可以戒警矣

星曜書乃耶律楚材得於高麗國師者未知國師何如人非義相道詵之流不能也楚材知之而我國不知惜哉或言星曜之法本出西域佛經中有之羅睺計都亦梵語也

廣平大君璵以時相者言法應餓死　世廟曰予子豈有餓死之理盡以東籍田賜之遂移籍田于別所廣平後因食魚爲魚骨梗喉不食而卒

鄭北窓於文藝卜筮天文醫技音樂筭數無不精通當其父順朋謀殺士林圖錄僞勳時每泣苦諫順

朋怒不聽乃曰此事過三十年必敗至萬曆丁丑
削其勳爵自乙巳至是三十三年矣

金典翰弘度少字歸甲其大人魯善易占始生時筮
之卦成命曰歸甲及登魁科魯方病聞之不樂曰
吾其死矣已而果死後弘度謫甲山以卒遂符其
占云

南師古蔚珍人善推占望氣嘗清朝向東咒曰殺氣
甚盛可惡謂人曰壬辰倭寇必大至我不及見君
輩慎之師古既死其言驗云

田禹治術士也本洛中賤儒善幻多技且能役鬼有

詩傳于世其警句曰晴窓有月梅三昧碧落無雲

鴈六通其言似有道者

醫藥與卜筮並稱而醫者救死濟生卜者避凶趍吉其初皆出於聖人固不可小之也我國之人不尚襍技近代唯朴世舉孫士銘安德壽楊禮壽許浚以醫著鄭希良鄭磏金孝明韓億齡咸忠獻以卜鳴今時則絶無可稱者卜則然矣醫尤甚焉

雜技

藝經曰擊壤古戲也風土記曰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三四寸其形如履按皇甫謐十七時擊壤于

路則晋時尚有此戲也
傀儡木偶戲按韻會曰本偃師獻穆王之技高麗亦有之云蓋我國之有此戲久矣又小說陳平設木偶美人舞城上閼氏望見退兵漢未用之嘉會云
漢甘延壽傳投石拔距註投石以石投人其戲亦久矣我國安東俗於每歲正月十六日金海於四月八日及端午日丁壯畢會分左右隊投石以決勝負雖死傷不悔謂之石戰　中廟朝征倭時募爲先鋒賊不敢前至壬辰則賊用鳥銃故不得力云
按古書曺子建始造雙陸而稗史曰雙陸號爲雅戲

始於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晉隋唐間云然則雙陸本出西域而流入中國自曹魏始耳非子建所造也

小說曰梁武在臺城有小兒獻計以紙爲鳶繫詔書因風縱之以求外援今我國小兒於上元日以紙鳶爲戲按唐路德延孩兒詩云添絲放紙鳶其來亦久矣

說郛曰北齊蘭陵王長恭膽勇而貌若婦人不足以威敵刻木爲假面臨陣着之因此爲戲謂之大面或謂鬼臉今中朝及我國優人用爲戲具而優人

每戰爲先鋒以怯敵衆蓋有所本矣

唐蔡孚打毬篇序曰打毬者古之蹴鞠黃帝所作兵勢以練武士知有材也我國平時武科及都試亦以此技試取而自變後殆廢矣

國俗於歲首男女相聚以骨或木截爲四段擲之以决勝負曰擲戲訓蒙字會云擲即樗蒱也

有栁鵰壽者余族表叔也善射藝隨使臣崔淏赴京値虜大入圍山海關十四日唐將閉城不出鵰壽用片箭射賊中輒殪之虜大驚曰高麗至矣乃遁去 皇帝降勅賜綵段以褒嘉之崔簡易文有曰

往時我國武夫從使臣出遼路者遇虜圍城用一二勁箭却數萬騎至今有名者此也

片箭者我國之妙技也射能及遠而必中故胡人畏之號曰高麗箭倭賊嘗曰中朝之槍法朝鮮之片箭日本之鳥銃為天下第一云

我國呈才人本中國俳優幻術者流世傳麗末魯國大長公主出來時隨來云

音樂

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取竹之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按文選曲水詩序追伶倫於嶰

谷註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而用
之然則嶰谷非地名也
黃帝命伶倫造律呂按呂陰律也律有十二陽六為
律陰六為呂十一月黃鍾正月太簇三月姑洗五
月蕤賓七月夷則九月無射為律二月夾鍾四月
中呂六月林鍾八月南呂十月應鍾十二月大呂
為呂韓詩云夾鍾之呂礿吹灰是也
說郛曰昔陰康氏之王天下也人多重膇之疾始制
歌舞以通利關節呂氏春秋曰舞自陶唐氏歌自
葛天氏歌舞之作蓋自上古矣

古者瑟本五十絃後破為二十五絃按集韻曰秦人薄義父子爭瑟而分之因以名箏蓋破二十五絃而為之故箏十三絃又風俗通曰箏蒙恬所造楊惲書曰能為秦聲謂箏也以箏出於秦故云

李斯書曰彈箏叩缶云云樂志曰彈者用骨爪或銀甲代指杜詩銀甲彈箏用是矣又樂書唐有軋箏以片竹軋之名軋箏蓋今俗所謂軋箏也

漢武帝時以公主妻烏孫念其行路使知音者馬上奏琵琶以慰之又王昭君適匈奴於馬上彈琵琶以寄恨謂之昭君怨云蓋馬上唯琵琶可彈故也

琵琶漢武帝時已有之或者謂昭君所造非也

小說曰譙樓畫角之曲有三奏相傳曹子建作其初奏曰為君難為臣難難又難再奏曰創業難守成難難又難三奏曰起家難保家難難又難今角音之烏烏者皆難字曳聲云我國大平簫亦作羅羅之聲羅與難音相近疑出於此

梁昭明撰陶淵明傳曰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醉輒撫弄以寄其意按淵明自言少學琴書又言樂琴書以消憂則必非不解音律者

稗史曰鬼神畏銅又曰佩玉之音其中商律也皆去

之不用而廟樂之聲爲商者亦闕之不奏云按記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註不言商者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蓋是也

橫吹笛也起於羌故謂之羌笛或曰漢丘仲所造或曰李延年所造或曰張騫入西域傳其法如隴頭吟望行人折楊柳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出塞入塞梅花驄馬紫騮馬雨雪皆橫吹曲唐詩曰橫吹繞林長吹去聲

陌上桑江南曲度關山鷄鳴曲對酒辭燕歌行苦寒行東門行櫂歌行鴈門太守行王昭君長門怨皆

漢歌也白紵吳歌也子夜晉歌也烏夜啼宋歌也
上之回巫山高君馬黃有所思臨高臺鐃歌也水
仙操青馬引雉朝飛別鶴操琴曲也公無渡河箜
篌引也
艷歌行飲馬長城窟鞠歌行猛虎行門有車馬客行
出自薊門行結客少年場行苦熱行放歌行怨歌
行昇天行鳳將雛白馬篇空城雀獨不見行路難
秦王卷衣皆古樂府題目李白詩云一一昇天行
唐詩曰含情獨不見又不逐秦王卷象牀皆用此也
我東樂府有與民樂洛陽春步虛子豊安曲靖東方

清平樂水龍吟金殿樂履霜曲五冠山紫霞洞動動鳳凰吟翰林別曲致和平滿殿春醉豊亭鄭瓜亭等曲按靖東方者鄭道傳頌我 太祖倡義回軍之詞紫霞洞者高麗侍中蔡洪哲構中和堂于洞邀國老製此曲令婢唱之者也動動者亦頌禱之詞翰林別曲者高麗時翰林諸儒所撰鳳凰吟者 世宗朝尹淮所撰致和平者鄭麟趾所撰也

新羅時有寶高者入智異山學琴五十年有玄鶴来舞遂名玄鶴琴亦曰玄琴又按新羅時製玄琴七絃云今方言謂琴為玄琴是也

新羅時伽耶國王法唐樂府箏製十二絃琴名曰伽耶盖今所謂伽耶琴即是俗傳崔孫雲所造者非

慶州玉笛新羅時寶物也世傳過竹嶺則聲不出云亦異矣壬辰兵火後為倭寇缺碎僅存形様惜哉

妓樂

女樂自古有之唐宋至胡元最盛而 大明初亦有妓樂顧佐為御史奏罷之凡官吏宿娼者終身不廢故相傳有一朝官假婦人服潛宿娼樓為仇家所覺遂得罪云法亦重矣今中朝號娼女為養漢的隨其色貌美醜而上下其價亦有本夫牙儈而

取利者俗謂王八蓋賤之也頃歲有宋某以書狀官赴京變着唐服出入倡店淫遊為事乃前古所未聞也竟被罪死至今華人嗤點之辱國之罪眞勝誅哉

事文玉屑曰營妓古以待軍士之無妻者我國於邊鎭皆置妓樂盖為此也　祖宗朝立制之意可謂至矣而為帥臣者不恤軍卒耽樂是事獨何心哉

唐人謂妓為錄事亦曰酒糾又妓所居曰錄事巷按小說云凡飲以一人為錄事以糾坐人又云妓絳眞與鄭舉舉互為席糾寬猛得所是也

巫覡

小說有云巫覡挾邪一登人門妖祟隨至當斥絕之今俗謂巫鬼爲貪財鬼以見人之財必欲得之加害於人也又謂知心鬼以其善揣問者之心而言或符合也識理君子審其妖妄而不爲所惑則幾矣誣字從巫言亦有旨哉

按新羅時取美男子粧飾之使類聚群遊觀其行義名花郎時謂郎徒或謂國仙如求郎述郎南郎盖亦是類今俗乃謂男巫爲花郎失其旨矣

李二相長坤燕山朝以弘文校理亡命嘗數月一至

家見其夫人而去一日到家天向曙不敢入隱於家後竹林夫人以其過期不至疑其死召巫卜之巫答言不死矣影在庭中公聞之自後不敢再至家晩年常謂巫言亦不虛云

外道部

仙道

素問曰至人者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庚桑楚曰神全之人不慮而通精照無外又曰雖遠際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吾必盡知之夫如是者神全故也盖古之時或有此等人故言佛經所謂

慧性圓明瑩十方界云〻亦此也、

老子曰衆人大言而我小語衆人多煩而我少記衆人悖暴而我不怒不以人事累意淡然無爲神氣自滿以爲不死之藥云余謂老氏所言不死之藥如此而秦漢以來方士妄言三神山有不死藥世人蘄得以長生豈非惑哉

亢倉子曰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又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于無挨亢倉子老氏弟子其言即後世佛家之說也盖老之與

佛一而分者也

老氏聖紀圖畧曰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軒轅時號廣成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籙圖子帝堯時號務成子迨商陽甲時分身化氣寄胎八十一年生于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周武王時爲守藏史遷柱下史至昭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遇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降于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穆王時復還中夏平王時復出關化蘇隣諸國復還中夏敬王十七年孔子問道於老君烈王二年過秦

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赧王九年飛昇崑崙秦時降峽河之濱號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其說多誕

秦始皇時茅濛字初成白日升天其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帝若學之臘嘉平云云後人以此爲七言古詩之首

素女見養生書玄女見地理書皆人名似非女人而按黃帝時太山有一婦人曰吾玄女也授以兵符又女仙傳有太玄女未知是一人否也古來女仙西王母外有秦弄玉莘山毛女漢南陽公主晉南

嶽魏夫人麻姑唐焦鍊師謝自然按麻姑者石勒
將麻秋之女也又神仙傳曰麻姑不知何人漢桓
帝時與王遠降蔡經家蓋與此非一人也
宛委餘編曰自古文章之士稱以仙去者理或有之
蓋天地冲美秀特之氣見乎獨多生有所自必有
所爲則去有所歸固其宜耳莊周爲太玄博士鬼
谷子爲太玄師墨翟爲太極仙官淮南王與八公
上昇東方朔爲華陽洞主嵇康郭璞並著兵解陶
弘景爲蓬萊都水大監李長吉召賦玉樓記白居
易爲海山院主韓退之爲眞官寇萊公爲閻浮提

王麗籍爲王屋山君韓魏公爲紫府真人石曼卿
爲芙蓉城主王平甫爲靈芝館仙官蘇子瞻爲奎
宿一曰紫府押衙余按其說雖出於紀傳而多涉
虛誕故此不悉錄

曇陽大師燾貞者　皇明大學士王錫爵之女生於
嘉靖戊午十七遇天真降授道經鍊形不食萬曆
庚辰重九蛻去王世貞傳其事甚悉可怪也所言
多涉禪味而其曰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語冒天下
之道又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有味哉茲所以爲
孔子乎勿正勿忘勿助孟氏庶幾擔荷矣又曰求

道者但於十二時點檢身心中過而已此數語却與吾道不甚相背亦異矣

新羅時四仙即述郎南郎永郎安詳同遊高城三日不返故名其地曰三日浦南郎題丹書所謂南石行是也謂之仙者蓋其時謂郎徒為國仙故云非真仙也

先王於經筵語及神仙事左右皆對以神仙之說虛誕難信歷代人主求之妄矣李參贊後民進曰神仙見今有之 上驚曰何謂也後民曰今判府事臣元混即神仙也 上曰何以言之後民曰元混

自少絶慾斷色保養精氣年過九十聰明不衰精力尚健真神仙也語有規諷　上大喜之

尹君平者洛中人少業武以軍官赴京遇異人授以黃庭經能解修鍊之方與田禹治一時而道術甚高及死年八十餘尸體甚輕如空衣人謂尸解其子霖亦有道術享年九十而卒

朴守菴枝華有道之士也善攝養常處一室冬夏不出年八十精力異於凡人壬辰倭變避于楊根水濱忽一日斫木書杜詩一句曰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投水而死好事者疑為水仙

南宮斗咸悅人乙卯進士少時因事亡命遇異人授秘訣浮游山水間年幾九十顏色不衰人謂地仙

郭再祐玄風世族牧使越之子也有氣節年四十倜儻不覊壬辰倭寇聚其家奴及鄉兵奮義討賊盡散家財以供軍費扼截洛江斬馘甚多賊畏之號紅衣將軍及賊退曰養猫所以捕鼠今賊已平余無所事可以去矣遂學方術入山絶穀或經年不食而身輕體健唯日食松花一小片而已盖得養氣之法者也

豐基地有一村女少時行野得異草食之自後不食

不飢容顏常少行步如飛所食靈草竟不知爲何物也後忽失其所之人以爲仙

南海邊居民言嘗以漁採出海新雨霽後見有羽衣金冠丈人乘雲氣去海上數丈而行有娥女作樂隨之者無數向東而去云此盖蓬萊仙侶之往來而氓得見之亦似有宿緣者

有海邊人以漁爲業遇風七八日漂至一島島上有樓閣隱映如宫闕狀泊舟登岸從門隙窺之庭除瑩淨如鋪白玉有紅花滿開不識其名閣中空靜無人乃入見軒宇甚鮮楚軒前有綠池池傍有榻

按湖堂案 中宗朝讀
大提學金安老精世
金安國成世昌所選之
中有南趎字季應
秀文之姪甲戌登別
科及第官典翰昨
南袞不達又夭云
秀文字景質固
城人 世宗丙辰
及第丙辰重試
官直提學

楊邊有碁局歪了其下有青草屨一雙其大盈尺水氣猶濕其人惧而還舟遂回抵我境許學官澂親聞其語如此云

南趎者谷城人少時學業不習而能之父勸讀書則曰兒未甞不讀耳一日雲霧晦塞俄而霧止見趎與長者數輩坐岩石上講讀人異之甞手書與家僮曰往智異山青鶴洞則當有两人對坐爾須得報以來僮依言而往果見畫閣數間横架岩洞精麗無比一道人戲與老僧對碁僮以書進道人笑曰我已知爾至矣碁罷付一札并青玉碁子而送

之僮来時是九月間落葉飄逕微雪洒空及辭還不覺飢之唯見履跡下宿草欲抽芽方訝之出洞則天氣和暖草木向榮乃人間二月矣趍登第官止典籍（一作翰）而卒卒後失其子所在好事者謂道人即崔孤雲老僧即黙丹禪師矣趍亦神仙中人云此事似誕而南鄉人多傳說如此

修養

道德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註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按金丹正論云內腎一竅名玄關外

腎一竅名牝戶牝戶毋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玄關可以上通道家謂兩腎左為玄右為牝又謂鼻兩竅為玄牝悟真篇謂身中一竅名曰玄牝古人謂之虛無之竇混沌之根丹元府偃月爐龍虎室黃婆舍神水華池靈臺絳宮皆一處也諸說不同

黃庭經曰子欲不死修崑崙盖髮宜多櫛手宜在面齒宜數叩津宜常嚥氣宜常鍊五者所謂修崑崙也按醫書云頭有九宮中曰泥丸又名崑崙又名天谷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又臞仙歌曰叩齒三

十六两手抱崑崙崑崙謂頭也
延壽書曰人之壽天元六十地元六十人元六十共一百八十歲又曰人壽本四萬三千二百日即一百二十歲矣余謂上世之人多壽百歲以上而後世之人不能盡其天年者由嗜欲多門耗敗真氣故也然彭祖壽八百歲鬼谷子在世數百歲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時二百八十歲墨翟至漢武時二百餘歲則是又過於三元之限也又昔泰山老翁八十五呂純陽馬自然皆六十四始得真訣然則學道不在早晚亦在於專精用力之如何耳

道家煉內丹有七返九還之說釋之者以為七返從寅至申為七返九還言九遍循環也按煉神還虛神屬火七乃火之成數也以性攝情情屬金金九數故名又金丹問答云金液者金水也金為水母母隱子胎因有還丹之歸也又丹者丹田也液者肺液也以肺液還于丹田故曰金液還丹余謂此說似是

紫陽真人曰大藥修之有易難也須由我不由天釋氏云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户尾閭者精之路須時時閉目以養神調息以養氣堅閉下元以養精

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道家謂之三寶又謂之大藥陳泥丸曰大藥須憑精氣神大藥即金液還丹是也養生書曰人年四十以後美藥不離於身又曰世事不能斷絶妓藥一不能類服因兹致患云盱謂美妓之藥盖亦指大藥而言世人不能求之於此而妄餌雜藥不亦謬乎

靈樞經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由是則各得其能方乃可行故曰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余謂以此觀之雖小技

末事心性近者易能況治心養性之學乎

仙經曰腦為髓海上丹田藏氣之府也心為絳宮中丹田藏神之府也臍下三寸為下丹田藏精之府也又曰背後有三關腦後曰玉枕關夾脊曰轆轤關水火之際曰尾閭關皆精氣升降往來之道路

按道經所謂丹田多指下丹田而言唐劉處白嗜酒有詩曰知道醉鄉無户稅任他荒却下丹田是已

道書曰眼不視其魂在肝耳不聽其精在腎鼻不聞其魄在肺舌不聲其神在心四肢不動其意在脾

乃得五氣朝元脩行之士先要立此以為根本醫鑑曰視聽言動皆耗散精氣之原故釋氏面壁仙家坐関皆築基苦行以防耗此神氣便是長生之術也

養生書曰凡人一日一夜一萬三千五百二十息未甞休息减之一息則寒加之一息則熱臟腑不和諸疾生焉是故調息為養生第一事也按真詮曰初學調息須想其氣出從臍出入從臍滅調得極細然後不用口鼻但以臍呼吸如在胞胎中故曰胎息此又要訣也

彭祖言使人丁壯房室不勞損莫過麋角金紊判其平生畜妾甚多而喜補養之術長服麋角自謂得效年僅五十卒是則服藥不如慎色也

稗史云道樞之說博而莫要於龍虎交以巳午二時絕思慮假寐則龍虎自交不假脩為有人患骨蒸授以此法十日後覺腰間暖如火疾自愈然山居四要曰晝不可睡損元氣與稗史之言異矣

道書多隱語以腎水為龍為鉛為玄龜以心火為虎為汞為朱雀又以身為鼎鑪以息念為養火以性情為身中夫婦此類甚多蓋秘之欲其不妄泄也

後漢書 郗

彭祖為大夫壽八百二歲後西適流沙有四十九妻喪五十四子少好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衣食與人無異而閉氣内息善於補導之術其言曰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此言似近而行之甚難所以彭祖之後再無彭祖也

昔郗孟節含棗核至五年十年又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云今攝生之人有常含棗核或一核累月不出者盖棗核能生津便於吞嚥故也

華佗五禽戲謂虎鹿熊猿鳥也按莊子曰吐故納新

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淮南子曰熊經鳥伸鳧浴猿攫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然則此法非始於華佗矣

白叅奉仁雄窮居抱川恬淡不仕平生無所事唯擇女奴年十四五者同寢稍長則易之年過九十有嬰兒色至壬辰為倭賊所害所謂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者也

養生書云冬日凍腦春秋腦足俱凍此聖人之常法也頃世柳叅議祖訒每盛冬露腦當風謂之凍腦年近八十而終然有病之人不可妄效也

盧蘇齋爲相時有客來乞藥公曰獨卧散最良不須他藥客乃傷於色者故公戲之乃養生書服藥千裹不如獨卧之說也按宋包恢八十九精神猶健人問衛養之方答曰恢喫五十年獨睡丸云云與此同意

仙女杜蘭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滛祀無益按說郛云消摩藥也摩一作磨余意養生書有擦摩消食之方所謂消摩非藥名恐是攝養之法耳

醫方云凡人患齒病多由月蝕夜飲食之所致又云日月蝕未平時特忌飲食斯理殊不可曉又抱朴

子曰一人中年得風疾上下齒常磨切相叩有聲得壽一百二十歲云是知叩齒爲修養之上法也

延壽書云善養生者先渴而飮飮不過多先飢而食食不過飽余欲加之曰先寒而衣衣不過厚先病而藥藥不過補

內觀靜定圖曰儉視養神儉聽養虛儉言養氣儉欲養精按儉欲乃道德經篇名儉字好

古人言嗜酒者費財學書者費紙學醫者費人余謂喜色者費精貪權者費心作詩者費神養壽命者宜知所惜矣

養生書云先睡心後睡眼睡或作卧佛語云眼定而
心定心定而身定亦此意按靈樞經曰人之目不瞑
不卧卧字本出於此
山居四要曰富不儉用貧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安
不將息病時悔又曰避色如避仇避風如避箭又
曰身閑不如心閑藥補不如食補此言是
蘇東坡曰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
延壽之道此意甚善余平生多病雖食不重味飯
不過數合而未能去肉為可歎耳
凡人壽夭不在於體之肥瘦氣之壯弱食之多少毛

髮之衰白與否則壽限之長短似有定分然人之所賴以生者元氣而已元氣之害莫如酒色是知攝養之道固不可忽而向衰之人尤不可不慎

禪門

世謂佛法入中國始於後漢明帝時而按霍去病收休屠祭天金人顔師古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降得金人之神置甘泉宮其祭不用牛羊惟焚香禮拜又西域傳曰哀帝時博士弟子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傳浮屠經以此觀之前漢時已有此說矣

僧無住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所謂不生不滅盖指心性而言

韓退之題武侍御畫佛文云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柳子厚永州淨土院記云西方有世界曰極樂有能誠心念力俱足則往生彼國此雖直述浮圖之言者而使惑者見之豈不猶導其流而鼓之波乎向使韓公無佛骨一表則亦難乎免矣

佛語曰常自惺惺截斷思想不落昏沉謂之坐在欲

無欲居塵離塵謂之禪外不放入內不放出謂之坐無着無依常光現前謂之禪外撼不動中寂不搖謂之坐回光返照徹法根源謂之禪云云坐與禪乃二件事也山谷詩曰念公坐臞禪恐謬矣

稗史曰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跡口談慈悲而行若蜂蠆金丹正論云自古以來未有貪財好色之神仙此言然矣余見今之士口談聖賢而不聖賢其心者蓋多豈獨仙佛乎哉

釋氏最以酒爲戒其言曰飲酒有十過一顏色惡二少力三眼不明四見嗔相五壞田業六增疾病七

益鬭訟八惡名流布九智慧滅十身壞命終墮諸
惡道其戒之深切如此
異端固害儒道亦有所取益者道家之無為乃有為
者之戒其養生乃戕生者之戒釋氏之見心乃放
心者之戒其戒殺乃嗜殺者之戒
古詩類苑載達摩真性頌云始終常妙極真離性情
緣理空忘照寂身至淨明圓此二十字回環進退
成四十首計八百字每首用韻可謂奇妙矣
佛偈云金爐不滅千年火玉盞長明萬歲燈盖以金
爐玉盞喻心腔千年火萬歲燈喻神明又玉昂湯

煎金爐火熾道家語也

儒曰世道曰塵僧曰刼一也又佛家謂年爲臘唐詩云僧臘階前樹南北史謂年老僧爲耆臘是也又謂僧夏以僧結夏故言

按釋迦身長丈六亦異人也今嶺南通道寺有佛頭骨大如盆齒長二寸世傳釋迦頭骨昔智藏禪師自西域取來者云智藏者道詵之師也

佛祖龍樹少時與同志三人學隱身術入王宮數月宮中美人懷妊者衆後悔入山成道云後世左慈羅公遠紅線之徒盖學斯術者歟

蘇東坡訪僧佛印于竹林寺因誦李涉偶得浮生半日閑之句佛印曰學士閑得半日老僧忙了半日其言政是

東方異僧曰義相曰道詵世傳義相為元曉弟子按元曉義相皆新羅神文王時僧或言義相乃元曉弟也又謂道詵為一行弟子按一行唐中宗時僧而道詵生于羅季世代相遠盖非其弟子而傳其術學者也

崔致遠真鑑碑序曰師俗姓崔氏其先漢族隋師征遼没於驪貊為全州金馬人云今完山之崔盖是

也或言眞鑑與致遠同姓云

俗稱黔丹禪師即眞鑑也崔致遠撰其碑序曰禪師形貌黧然衆號黒頭陀是也余聞諸老僧如此

高麗僧宏演撰道詵傳曰初道詵入唐學於一行一行覧三韓山水圖曰人若有病尋血脉或針或灸則愈山川之病亦然或建寺立佛立塔則如人之針灸名為裨補後道詵建裨補五百刹云今石佛浮圖處處有之盖亦其時所建也

近歳僧休静善書與詩為叢林所宗其遊金剛山詩曰舞月臞仙千丈檜隔林清瑟一聲灘己丑逆獄

以名僧逮繫 先王特命放釋賜御製詩及衣物遣還山壬辰倭變召至行在授都摠攝使之統領僧徒協力討賊其上足有惟政義嚴者亦爲摠攝皆以功授從二品職

僧惟政號松雲壬辰亂後爲義僧將陣于嶺南倭將清正要與相見松雲入倭營賊衆列立數里槍劒如束松雲無怖色見清正從容談笑清正謂松雲曰貴國有寶乎松雲答曰我國無他寶惟以汝頭爲寶清正曰何謂也答曰我國購汝頭金千斤邑萬戶非寶而何清正大笑或曰是時清正兵衛甚

盛松雲僅一見而退必不敢出此言疑是誇傳也後十年松雲以通和又入日本倭奴厚待以送之

昇平僧玉洞者嘗從李統制舜臣在舟師有功及統制歿仍居忠愍祠數十歲自備祭奠年今八十餘矣且言海上有警報則統制必先期見夢不差云豈其靈尚有未泯者而一片爲國之心死而不死也歟

文定王后頗尚佛事有僧普雨者能文解佛經夤緣宮禁廣設道場其費萬計及文定昇遐臺諫與大學生連章請誅　命流于濟州以死先是用普雨

言設兩宗禪科至是並罷之

宋人言世情炎凉釋道人尤甚今俗謂僧尼觀勢遂名最甚在宋時已如此樊川詩所謂休公都不知名姓始覺禪門氣味長大不然也

中朝僧持律者亦罕矣余赴京時於圓通寺見居僧皆畜妻子無異平人崔簡易題圓通寺詩曰齋庵婦女調羹美丈室嬰兒鬪果甘長老工夫何可小瞿曇不學學生曇是矣我國平安道僧亦畜妻子盖與中朝僧同也

丙申年封倭天使李宗誠楊方亨到伽倻寺拜佛甚

恭伴僧謂從事官李光胤曰何獨不拜光胤答曰我國之人知拜孔子不知拜佛僧盡中朝人凡見塑像必拜之非固崇佛而然也

佛書口能談道而無實得者曰蝦蟆禪舌不說法者曰啞羊僧避僧避俗者曰烏鼠僧僧形俗心者曰禿居士烏鼠即蝙蝠烏鼠僧猶俗言蝙蝠之後也

芝峯類說卷十八

